

四季

一天,妻子把老同学自菲律宾带回的几粒辣木籽,兴冲冲地种在花园里。据说,辣木树的叶子煮汤喝,好处多多。

说来也怪,那几粒不起眼的种子,竟像着了魔似的疯长,才两三年时间,它就蹿到三四层楼高,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撑开来像一把巨型绿伞。夏天的时候,半边院子都在它的荫庇下。妻子高兴极了,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去树下转一圈,摘些嫩叶,洗净了晾在竹匾上。等晒干了,装进几个塑料袋,码得整整齐齐的。早餐后必熬一小锅汤,黄褐色的,自己喝得津津有味,总要劝我:“你也试试嘛,喝了感觉很舒服的!”我看看那颜色,摇摇头婉拒。她叹了口气:“你这人,人家说什么都不信。”

家门口的辣木树

倪怡方

我确实不信,但我信它的荫凉。午后站在窗前,看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碎金子似的洒落一地。风过处,叶子沙沙响,像在说些悄悄话。这时候,鸟就来了。先是喜鹊,叽叽喳喳地开会;然后是斑鸠,还有八哥、野鸽子,一群一群地扑棱棱飞进飞出;偶尔有黄莺,细声细气地唱几句。清晨最热闹,各种鸟鸣此起彼伏,婉转清亮,把整个院子叫醒了。黄昏也有,夕阳西下时,鸟儿归巢,又是一番喧闹。蝉就更不用说了,夏日正午,它们扯着嗓子聒噪,喊得人心烦意乱。

这树也着实有让人头疼的时候。闽南多台风,一次台风夜里,辣木树像疯了似的,巨大的树冠在风里摇来晃去,树枝啪啪地抽打窗户,玻璃嗡嗡地颤,让人心惊肉跳。我总担心哪个枝条

会折断砸下来,一整夜都睡不安稳。新入住的邻居也有同感,几次委婉向我妻子提起过。风过了,雨停了,麻烦才真正开始——院子里满地落叶,湿漉漉地粘在地上,台阶上也全都是,厚厚一层。扫把扫不动,得用小铲子铲。家政阿姨来了直摇头:“这树,太能掉叶了!”我苦笑,天天扫,天天掉,好像永远扫不干净。

去年秋天,妻子去厦门照顾小孙子,一走就是半个月。我看着那棵树,越看越觉得碍事。遮光,落叶,台风天还危险。念头一起,就压不住了。我找来物业和保安,三下五除二,把低处的枝丫砍了个精光,只剩光秃秃的主干戳在那里,像个巨大的惊叹号,又像根木桩子插在地上。砍完树枝的那天,院子里突然亮堂了,阳光直直地照进来,我却高兴不起来。倒是几个邻居女子过来捡了不少辣木籽,说是她们家孩子曾经剥了壳嚼食,味道不错,而且她们上网查了一下,这籽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听她们一说,也让我长了点见识。

不久,妻子一行回来,一到门口就愣住了。女儿也跟着埋怨:“爸,你怎么能这样?妈每天都要用叶子的!”她们你一句我一句,我嘴上不认错,心里先就虚了。夜里躺在床上想,这树不只是树,是妻子的念想,也像是她精神的依赖和支柱。我这一砍,砍的不光只是树枝,好像剜了她的一块心头肉,让我暗自懊悔不已。

几场雨过后,光秃秃的树干上,竟冒出了几点新绿。我赶紧喊妻子来看,她跑出来,仰着头,笑了。那笑容里有惊喜,也有释然。女儿、女婿、小孙子也凑过来,一家子站在树下,仰着脖子看那些新芽,像在看刚出生的婴儿。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这树又会枝繁叶茂,又会引来鸟儿和蝉,又会落满一地的叶子。到那时候,我还是会嫌它麻烦,妻子还是会熬她的辣木籽汤,鸟儿还是会唱它们的歌。日子就是这样,在麻烦与欢喜之间,一天一天地过。

那几片新叶在风里轻轻摇曳着,嫩绿嫩绿的,好看极了。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



家书抵万金

张东海

最近一部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勾起了我对民间俗称“批”的家书的探究情怀。常言道“家书抵万金”,如今通讯全面电子化,旧日手写纸质书信,愈发如一瓮陈年佳酿,历久弥香,沉淀为难以替代的精神珍宝。

我翻出了三封20世纪80年代留存的家书,纸页泛黄,字字皆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父亲写给堂姐:你弟于9月30日从家中启程,10月7日抵达四川大学。车费由市招生办统一发放,其余花销自行承担。此行共计花费近二百元,包含被褥衣物及路途开销。你伯父天从自去年起,便常有银信寄回;去年农历四月,曾寄来四百元人民币,为你祖母置办物品事宜,款项交由你伯母经手打理。

伯父写给我的:昔日你阿公天恩临终前留有嘱托,其半生经营所得家产,待百年之后分一半予你父亲。贤侄,你父亲虽已离世,我亦坚守本心,不做违心负义之事。你见信之后,可尽快向相关公司与政府部门提交申请,前往新加坡或香港,继承本属于你父亲的这份产业……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写给妹妹:若生活开支不足,尽管来信告知。但平日务必勤俭度日,非必要开销分文不花。生活遇有难处,切记不可告知母亲,只报喜乐、不报忧愁。凡事有困惑,尽管写信与我诉说,务必记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闽南人家更是有堆“甘苦”的书信。曾几何时,收取来自南洋的侨批,是闽南人家司空见惯的生活景象。

在物资匮乏的艰苦岁月里,村中但凡听见屋外有人高声呼喊“某某某,快拿印章来!”邻里便心知肚明:侨批到了,南洋亲人寄来银钱家书了。

祖父自幼人私塾读书,为谋生计,随同乡人下南洋谋生,亦遵循故土习俗,时常给祖母寄回侨批。依稀记得年少时,曾见过家中珍藏的数封祖父手书侨批。伯母回忆,当年祖父寄回的银钱并不宽裕,仅够补贴家用,或是为二伯与父亲筹措学费。祖父终究没能像部分同乡那般,归乡建起洋楼宅院。老一辈人下南洋谋生,从来都是一曲交织着汗水、泪水与无尽辛酸的命运长歌。

在我看来,侨批文化的内核,深深根植于儒家传统文脉。远赴南洋闯荡的侨胞,一生恪守本分、肩担责任,在异乡辛苦打拼,攒钱寄回家中,只为安顿老小、撑起家门;留守故土的亲人,收到信后常怀感恩、回信致谢。一来一往之间,正是孝亲敬长、知恩图报理念最质朴、最真切的生动诠释。

而专营侨批业务的批局,尽显风骨。纵使身处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年代,纵然山海相隔、路途艰险,始终坚守初心本分,为海外侨胞传递银钱、捎寄家书,躬身践行着博爱之仁、济众之义。

更令人动容的是不少批局主动急人所难、仗义相助:若是侨胞一时手头拮据,批局便先行垫付款项寄往家乡。侨批从来不是冰冷的钱款投递、简单的书信往来,而是饱含人间温情、承载人格风骨、蕴藏深厚文脉底蕴的特殊载体。

《给阿嬷的情书》为大众做了一次“过番”史的文化科普,真实道尽了下南洋的漂泊流离、谋生劳苦、前路未知,还有时刻笼罩的生死无常。所谓“过番”,从不是奔赴安逸沃土,而是甘愿奔赴一场更深重的生活磨砺。那些远赴南洋谋生的往事,从无光鲜底色;而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侨批,默默诉说着历经岁月淬炼的亲情慈爱与故土恩情。

我重新整理了家中尘封多年的家书,还特意从网络平台搜罗各式旧侨批藏品: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寄往闽南的,亦有泰国寄往潮汕的。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悄然为本是同根生的闽潮民俗与地域文化,架起了一座相融共生、薪火相传的精神桥梁。



抓周

黄育聪

晌午的阳光透过燕尾洒下虎耳帽,红衣裳,孙子端坐大竹筛

琳琅物件围成弧——他环顾一周,毫不犹豫抓起那柄旧算盘

欢笑与祝福围拢过来他拨弄着珠子,像拨弄一粒粒待熟的葡萄。这场景让我的手微微颤抖

我的父亲一生没离开过算盘那年重病初愈面对小山似的账单指尖轻弹,啪作响那些珠子像音符跃动我们压抑了整个雨季的情绪随最后一声脆响落了地

原以为这手艺要失传此刻,孙子晃动的小手正把什么串起来——

一根横梁隔开昨天与明天光阴作珠我看见一条河在算盘的梁下重新流动



芋梗

王邦尧

友人送我一袋腌好的芋梗。腌芋梗,得先撕去外表粗皮,放在阳光下晒干,再放入盐、小米辣与蒜瓣腌制起来。将芋梗带回家后,先在水里泡去多余的盐味,之后直接大火热油翻炒就好。

芋梗入口的那一瞬,脑子里跳出的是韩愈《山石》里的情境及那句“疏粥亦足饱我饥”。是疏粥亦是粗粝。说粗粤是它竟有活泼泼的山乡之气,莽莽藜藿的野性,如同迎面吹来一阵旷野的风,带着浓郁的草木之味,令人一下清新振奋起来,如在山野。日常所吃的食物,都是驯化了的,可以鲜、可以绵、可以糯、可以软,都是温顺平和的模样。芋梗却不,它带着一股未被驯化的野性,直击口腔的味觉神经,令其有如逢生人的警觉与敏锐。是的,口腔很少有这样的体验,鲜、野、淳、韧、山林和乡野。

这意味只有韩愈的《山石》可以比拟。在暮色时分抵达深山里,山石嶙峋,小径幽曲,蝙蝠四处乱飞。可偏有一场新雨带来清气,洗得芭蕉和栀子都青碧肥厚,饱满生意。此时用些粗茶淡饭,亦是雨后林间的新闻与野意,亦有置身天地的浩阔与不

羁。这是《山石》之意,被一盘芋梗神奇带入。

小小芋梗,原无须说得这样复杂,然而小小芋梗竟令我在那一瞬想起《山石》诗意,这就是饮食的别番滋味——好的饮食不仅调动起味觉,还鲜活起全身的通感。

芋梗,芋头的粗大干茎。你看芋头高如人身的枝干,宽大清碧的心形叶片,疏朗豪阔,擎得住明月清风,闲闲风日,故而有这样的风月清气。闽南一带,近来并没有人吃芋梗,所以也不曾接触,只是少时听父亲讲起,说他们幼时家贫,无物可食,也吃吃芋梗,长大后不曾再吃过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觉得不好吃。后来在一本书里看到用芋梗干烧肉,很感兴趣,想着终有一天也要试试,可惜没有机会。这次友人馈赠,才终于满足了我对芋梗的好奇。

如今的闽南人少吃芋梗,但闽西北的客家人却对芋梗很是热爱。他们可以把芋梗腌成咸口的干菜,也可以泡成酸咸的芋荷酸,用来炒大肠、炖



(CFP图)

肉、炖鱼,味道酸爽,很是下饭,据说他们还流传着这样的话:“干有万有,不如酸芋荷下烧酒……”我虽只吃过一次芋梗,但颇为同意这样的看法,芋梗之味美,是超过很多蔬菜的。这话鲁迅先生估计不会同意,他在《藤野先生》一文里提到,他在好心人的劝告下换了客店,不用吃为监狱里囚徒做饭的厨师做的饭,却每日要“喝难于下咽的芋梗汤”。或许换一种方式煮芋梗,鲁迅也不会排斥。我倒是十分愿意尝试一下他所谓的芋梗汤,哪怕难以下咽,也好奇想试试,毕竟,人世一场,什么都尝试一下,生活才更加有味。

幸福的模样

陈雪芬

刚落,台下便响起阵阵掌声与夸赞声。婆婆笑得眉眼弯弯,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那是我见过她最幸福的模样。

那场金婚宴,表面是庆祝婆婆和公公的相濡以沫,实则婆婆醉翁之意不在酒,藏着对孙女最深的疼爱及骄傲,藏着她想让全世界知道孙女有出息的迫切心愿。婆婆的这份“炫耀”,炫的从来不是金银财宝、物质丰盛。无关虚荣,无关攀比,是一位长辈对家人最纯粹、最真挚的爱意,是她用一生的爱浇灌出的整个家的希望,是她用心付出后最值得骄傲的资本。也许有人会吐槽老人爱“炫娃”,可只有真正读懂这份炫耀背后的深意,才能明白其中的温情。

宴会那天,亲朋好友齐聚一堂。我万万没有想到,平日里最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的婆婆,竟然大大方方走到舞台中央,接受主持人提问。主持人问起金婚感言,她笑着谈起和公公几十年的相守,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孙女身上,语气里满是自豪:“今天不光是我和老伴的金婚大喜,也是我孙女上大学的好日子!”话音

刚落,台下便响起阵阵掌声与夸赞声。婆婆笑得眉眼弯弯,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那是我见过她最幸福的模样。

那场金婚宴,表面是庆祝婆婆和公公的相濡以沫,实则婆婆醉翁之意不在酒,藏着对孙女最深的疼爱及骄傲,藏着她想让全世界知道孙女有出息的迫切心愿。

婆婆的这份“炫耀”,炫的从来不是金银财宝、物质丰盛。无关虚荣,无关攀比,是一位长辈对家人最纯粹、最真挚的爱意,是她用一生的爱浇灌出的整个家的希望,是她用心付出后最值得骄傲的资本。也许有人会吐槽老人爱“炫娃”,可只有真正读懂这份炫耀背后的深意,才能明白其中的温情。

天伦

门口晒太阳,静静地等着我回家。梦里她对着我笑,却不说话。前些天回家,又梦见她。这一次,我想喊她,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醒来时,天光已铺满小院。我望着家门口那条小路,奶奶生前常站在那张望,阳光压弯了她佝偻的身影,像一把弯弓,默默等待离弦的箭。

如今,那个路口空空荡荡,只有龙眼树密密匝匝的光影,像她无尽的等待和爱意,细碎的,闪闪的。我伸出手,想接住树叶缝隙漏下的光斑,拼凑出奶奶暮光下送别的身影,却怎么也捧不起来,阳光从我的指缝溜走,在地上碎成一片片。



向阳光借一刻钟

陈婉玲

奶奶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敢站在阳光下,总觉得那刺眼的光芒,像无数根滚烫的细针,一根一根扎进记忆里,直到心里渗出血来。

奶奶在世的最后几年,喜欢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里活动。清晨阳光熹微,她搬来小凳子坐在房檐下,有时只是呆呆地望着脚指头;有时戴上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补衣物。我从她身旁经过,看着晨光流进院墙,淌在她双鬓的白发上,像蓬松的蒲公英,覆上了一层细碎的金边。

奶奶总是在等。等我出门,等我回家。夏日午后,她握着蒲扇在浓荫下打盹,我出门前想叫她回屋休息,她总摆摆手:“不了,坐这等你,省得你回来没人给你开门。”说完拿出针线,或是抬起目光,愣愣地张望远处。夕阳下,她的影子被拉得斜长,经年的身板不再笔挺,像一把折弯的旧弓。后来我才

明白,她只是想在我进门的间隙,能多陪她说一会儿话。

奶奶等待的模样深深刻在我心里。我出嫁那天,鞭炮声震耳欲聋。奶奶摇摇晃晃地穿过迎亲车队,在车窗前拉着我的手。她张了张嘴,声音却被喧嚣淹没。我坐在车里望去,旭日像长了脚一样,从车顶泻下,又爬到她那干枯的手背上,明晃晃地,刺得我眼睛酸涩。车子缓缓开动,奶奶就那样站在阳光下,佝偻的身影被拉得细长,风一吹,影子跟着晃动。此后几年,我的每一次离家,她都以同样的姿态,站在暮光里,目送我离去。

事故发生那天,我赶到现场,眼前残阳倾斜而下,那光,冷冷地笼罩着奶奶瘦小的身躯。她仿佛睡着了,眉眼安详,白发零落在肩上,像一丛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我伸手,想把那几缕乱发拢

到她耳后,指尖刚刚轻轻触碰,枯槁的发丝便纷纷脱落。我仓皇缩回手,生怕一不小心,就拨弄碎了这最后一捧残光。那一刻,我的喉咙被紧紧扼住,她的形影,在视线里渐渐模糊,直至融进了隆冬残阳的最深处。

收拾遗物时,在她床头柜里发现了一本旧日历。翻开来,每一页稀稀疏疏画着不同大小和颜色的太阳,简笔画像极了我幼儿园初学的涂鸦:一个胖胖的圆,四周几根歪斜的细线,宛如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后来才明白,日历上画太阳的日期,是我和妹妹回家的时间。她就是这样,用一个又一个太阳,数着我们归家的日子。我木讷地看着,泪水滴在日历上,漾开了那颗太阳的金边。

奶奶走后,我常梦见她在阳光下的模样。有时是她借着日光缝缝补补,有时趁着暖阳晒棉被,有时她又只是坐在



“东道主”由来

人们常把设宴待客、出面做东的主人,称作东道主。

“东道主”语出《左传·僖公三十年》,源自春秋诸侯争霸的历史典故。当时秦晋两国联手围攻弱小的郑国,郑国遣使臣游说秦穆公,愿退敌之后,充当秦国东方路途上的居停主人,为往来使节补给食宿物资。

因郑国地处秦国东边,故而得名东道主。后世词义不断延伸,由此衍生出做东、东家、房东等说法。